

秦岭夏夜

任文



那是秦岭深处最迷人的夏夜。山川静谧，星空璀璨，凉风习习。

风从山那边吹来，快乐的猫在小院里撒欢。漏闲的几位老汉说着酸溜溜的故事，水龙头下洗衣服的阿婶笑得起身丢掉了手中揉搓的衣服，水花溅湿了老汉们舒展的笑脸。小院外传来阵阵稚嫩的笑声，孩子们在公路边玩捉迷藏和过家家的游戏。

一阵喇叭声响起，远处飘来一抹闪烁的灯光，刺眼的光照耀着孩子们的笑脸，一个惊叫着看远方。瞬间，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停在孩子们面前，原来是进城的大牛哥哥回来了，几个孩子每人手里有了一个棒棒糖，“大牛哥，大牛哥”叫个不停，问这问那。“城里月亮挂在哪里？”山里的孩子只知道月亮挂在

山梁上。“城里的街道宽，摩托车绕城多半天，月亮挂在头顶上……”大牛边说边比画，孩子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话题太多了，大牛想回家，头脑机灵一转。“快看啊！月亮出来了，嫦娥在树下纺线哩。”说罢，车头一转，车灯一闪不见了。几个孩子叽里呱啦地争吵着，“嫦娥呢？桂花树在哪里？”“好想去城里，看空中挂的月亮……”

夏夜，秦岭深处的人家亮着灯光。村东头，红红家正在做豆腐。馋嘴的孩子在场院里玩耍，专等着出锅的鲜豆腐解馋。红红家的大人忙着干活，灶膛里的火苗旺旺的，“噼啪啪”地响，淡淡的草木香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
红红家的豆腐采用传统的卤水点豆腐，鲜嫩可口、好吃、有味道。做豆腐用的是自家种的鲜黄豆，经过一天晚上的浸泡，第二天清晨早起，在自家院子石磨上磨豆子。一口大铁锅烧水，用开水将磨好的黄豆糊搅拌均匀，待完全化开，过滤出豆浆，烧火至豆浆滚开沸腾，停止烧火，待热豆浆冷却片刻，用准备好的卤水点豆腐。刚出锅的豆腐，鲜嫩味美。“吃鲜豆腐了”，聚在院墙边玩

耍的孩子听到红红娘的叫声，纷纷停下正在玩的游戏，坐在小院石桌上，眼盯着红红娘端上桌的大盘子，动起了筷子抢着吃。爽口的嫩豆腐冒着热气，葱花、蒜泥、辣椒的味道，就着鲜豆腐，吃得有滋有味。红红娘看着孩子们，心里乐滋滋。这一个快乐的夏夜，萤火虫在小院里飞舞，虫鸣在叫，孩子们在看着月亮数着星星……

晚霞隐退，夜幕降临。此刻，秦岭的夏夜，热气退去。村前小河边，荡漾着戏水、吵闹的声音。光着膀子的男人们走出了村道，早早占据小河边最佳的位置，潜入水中洗澡，享受清凉的舒服。男人们聚在一起洗澡，总有说笑的话题，打打闹闹，无拘无束；那些悄悄走出村子的女人们，去小河边下游隐蔽的树荫下洗澡，也说笑话，声音不大。偶尔一声咯咯笑，想必是几个女人在打趣刚过门的新媳妇。

夏夜，静悄悄，静得能听见虫鸣的呼吸声。或出门小河边溜达，或去村子东邻家串门，海阔天空的闲聊。小院柿子树下，三五邻家，坐在就地取材的秦岭顽石上。喝茶，山上采摘的连翘叶

茶，清热解暑；抽烟，一根用小学生作业本卷的烟，过瘾解困；闲坐，惬意家常，闲逸自在。说过去的风光事儿，总带着年轻时的朝气，一句“那时候……”立马有了现场感。月亮躲进云层里，漏闲的邻家三三两两各自回家。夜深，村南的池塘里响亮的蛙叫声此起彼伏，有低音也有高潮。一两声呱呱叫，引得七八声呱呱叫个不停。枕边细听，好像一场合唱乐团的演奏，一会儿独唱，一会儿合唱，节奏或急或缓，声音或高或低，错落有致。“听取蛙声一片”，伴随着节奏的韵律入眠……

前几日，回老家秦岭山里小住。白天，悠然地在山里散步，采摘山上的野菜，山楂、八月炸、野栗子、山葡萄，寻找儿时野味的记忆，“酸溜溜、甜滋滋”那样的味道。夜晚，与邻家好友叙旧，儿时的伙伴青丝已变白发，说起小时候顽皮的趣事，偷吃村东老李家的苹果，一人站岗，一人上树，一人树下捡拾，吹一声口哨，学一声猫叫，倏地离场。难忘那年、那情、那景，怀念童年的一切美好。

往事，如梦如幻。那一夜，我失眠了。

山间听蝉

任静

进入高冠瀑布，原本是为了逃避一份暑热，谁知却在这里遇到了清凉的蝉鸣。

高冠瀑布位于秦岭北麓圭峰山的高冠峪口，因高冠峪两侧有一高耸的奇峰，形似巨人，头戴高帽，故被称为高冠峪。高冠峪峰峦叠翠，流水潺潺，林茂花香，滔滔的高冠河水，从约30米高的石崖上飞流直下，倾入深潭，水声雷鸣，雪浪翻滚，雾雨飞溅，煞是凉爽宜人。秦汉时，这里是皇家上林苑的一部分。历代文人学士多喜流连于山水间，唐代诗人岑参曾建屋于此，瀑布西岸一块较宽敞的台阶上，有一巨石，塑有诗人岑参的坐像，细观之，神态悠闲，似在观瀑赏景。

高冠瀑布洞幽石奇，令人流连忘返。同行的人或嬉戏于霞翠潭，或浸身在碧水潭，还有的冒着烈日登山去了。我独坐在一棵大树下乘凉，听虫鸣在林间此起彼伏，相互唱和，突然想到一句很诗意的句子——虫鸣在一野，鸟鸣在一空。周围的人渐渐散去，下午的寂静从林中的空地上缓缓升起，秦岭凉爽的风在我掌中吹过，我默默地和石头坐在一起，仔细聆听虫鸣低吟浅唱。起初，虫鸣细细的、低低的，好像面对这群庞然大物的人类有些怯意。静静谛听着，那些不知名的虫鸣声像清泉流进心田，心灵的燥热渐渐退去。蝉鸣，就在这这时响起了，清脆而明澈，带着山野的清新，不似闹市中那般万马齐鸣的聒噪，抑或是大合唱一般的喧闹。“知——了”“知——了”，这蝉声仿佛寺庙内的木鱼声，不愠不火地敲击，一下一下，敲击在心坎上，不小心泄露出的是敲木鱼僧人的修行及他内心的安宁和笃定。

蝉鸣从半空轻轻落下，风轻轻吹拂着我的头发和衣裙，我情不自禁张开双手，想要把这声音合进手掌心。这时，蝉鸣轻巧地落进我的手心里，穿透全身，和我的呼吸同在一个时间里，我们一起飞回到树林间，那般清幽，那般恬静。蝉鸣浓浓地笼罩了我，一遍一遍帮我褪去沾染在身上的市声，那些功利的、浮躁的、污浊的、不切实际的虚妄，像蝉壳渐渐褪去，最终透明地映出一个本真的我。那一刻，我恍然已是一只蝉，安静地站在枝头，越过了燥热，在大暑中亲近了一派清凉。

曾经读过一本画册，其中有白石翁画的一幅蝉，他的工笔草虫，不仅有浓墨重彩的大写意，也有细致入微的精细描写，是写意和写实的完美结合，他笔下的蝉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令人叹为观止！在读画师的时候，我的耳际犹如听到了故乡枣林间，那一声声动人的蝉鸣。

人类和蝉从来就有不解之缘。夏季鸣蝉曰蜩，五月半夏而生，秋季鸣蝉曰寒蝉，随凉风而至。古人将不同种类的蝉，当作不同季节的标志，用来指示农时与节令。在古人心目中，蝉的形象还与美人巧妙地联系在一起。《诗经》中有“蜉蝣撼兮，体的是古人对蝉的关注和喜爱，所以用这类昆虫来形容美女的额头。蜉，字读音为秦，螭也。北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作了解释：北方人所谓的“螭”是一种绿色的蝉。之所以在《诗经》中用来形容美女，是因为这种蝉的脑袋形状方而周正，契合了古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标准。古时大户人家娶亲，总要讲求面相，尖嘴猴腮，悲苦狐媚，大概就是现代时尚女人百般追求的锥子脸吧，在那时都算不得什么好面相，周正端庄的方额头才受欢迎。蝉的方脑袋与美女的方额头，看上去总是有几分相似。想象着枝头原来安然坐着一个个貌美的蝉，我在树下不禁心荡神驰，感觉妙不可言。

蝉鸣，不急不躁，宛若雨点落在身上，落进心里。透过一片茂密的树林，我恍惚望见倾慕许久的才子王维正穿越时空，出现在我面前。他面容清朗飘逸，长身玉立，一袭白衣，独坐在辋川一片清幽的月光下，在幽静的竹林间，弹琴复长啸，一声声多情的蝉鸣在竹林间此起彼伏，伴奏和声，沐浴着清凉的蝉鸣，我沉醉在唐诗的美好意境里。

蝴蝶沸羹，古人将蝉的叫声比喻为沸稠粘羹，好美的形容和想象力！有些地方为了区别夏蝉与寒蝉，称夏蝉为“知了”，寒蝉为“都了”。都了一叫，秋色后，都该了了。山间听蝉，犹如沐浴清风明月，苦练修行，身处境外，心有顿悟，所有尘世的烦琐苦恼，一切身外之物，不过了。

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，白昼听棋声，月下听箫声，山中听松风声，水际听欸乃声，方不虛此生耳。此乃是大才子张潮平生所愿，亦为我所向往。此刻，我安然坐在石头上，手掌心里抚着一抹凉意沁骨的蝉鸣，竟是与诗人那般心意相通。

养花

王璐

养花是个技术活。我喜欢花，却并不善于养花。

十年前迁入县城的新居时，曾买回近十个品种的花草——发财树、海棠、百合等，栽于大大小小的盒子里，布置在小院角落与客厅内。

每当深冬到来，我便把怕冻的品种及时搬回室内，春暖后又重新搬出，根据高低与各自特性放于合适之处。平日里，稍有闲暇，就动手给它们松土施肥，或提着喷壶冲洗一下枝叶和盒子上的尘土……可谓用心呵护，无微不至。

有句古训叫“有心栽花花不开”，按说并不符合常理。你若用心了，花又怎么会不以笑脸相报呢！而有时候，事实还真应了这话。

这些年里，除了几盆木本植物之外，它们大多时常总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，死不了也活不旺，开花寥寥无几。听说，老林子里的腐土最适于养花，几次进山收集了不少。将原土一盒盒换掉，仍无济于事。有的养着养着，就莫名其妙地死了，或者实在看不顺眼，干脆被我拔掉扔了，现也就剩下了十几盆。其中一盆，是十年前我去赵川，特向一户人家要来的红牡丹，花朵硕大艳红，类似洛阳的名贵品种。可惜，只见怀胎，又屡屡胎死腹中，一次也没开过。有几年，眼见叶端有小花苞生出，而迟迟不见长大，不出一月，就枯萎脱落了。春发冬枯，茎叶蓬勃，从未开花，年年如此。

小院有近三十平方米。秋冬季，从东西向走廊斜射而来的阳光，在院内徘徊一两个时辰，就像小鸟一样飞上了四层楼

顶。纵然，是因缺少阳光的抚育，也不至于枉费我这么多年的栽培与苦心，从来不开吧。夏天阳光直射进院子，尚可晒好几个小时，我将喜光的品种，费力搬来挪去，一年几次追赶阳光呢。那架爬上院墙的葡萄，不是枝叶婆娑，年年都有挂果么！

牡丹有“国花”之美称，是富贵吉祥的象征。难道，它是不屑于在我清贫的小院内安身？不由滋生于心底的懊恼、惭愧与怅惘混为一体，多日挥之不去。请教了身边几个养花的内行朋友，方才有豁然，可能是常用井水直接浇灌的结果。

母亲说：“不开花，养那有啥用。”在她看来，不开花的“花”就不是花。

其实母亲也爱养花，在老家的场院边养过菊花、格桑、刺玫、木槿、牵牛花等好几种花草。尽管，它们长在用旧砖块围挡的花坛里，或被种在废弃及破烂的盆盆罐罐里，却时不时开出一朵五颜六色的花儿，给平淡的农家添出新的趣味。

找到了问题的症结，我便买来一只大塑料桶，盛满水放在院子角落，以备浇花之用。今年早春，我将牡丹移栽到一个更大的陶盆里。为避免根部受影响，还直接敲碎了原来的瓦盆。春后，新发的枝叶，果然比之前蓬勃了许多。不久，便有小小的花苞从枝叶间生出。我不禁窃喜，这一回，该不会叫人失望了吧。时逾半月，花苞却又枯死了，这使我多少有点意外。

想到它开出又大又红的花朵，只好再寄望下一年了。只是，母亲已经卧病在床数月了，但愿上天还能给予她多些时间，让她看到牡丹花开的样子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482期)

刊头摄影 王孝竹

醉美家乡

程菲

“试登秦岭望秦川”，秦岭以它的壮阔和豪迈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，李白曾发出：“愿乘冷风去，直出浮云间”的感慨；苏轼曾咏：“岩崖已奇绝，冰雪竟雕镂”的赞叹；唐代诗人韩愈的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”写尽了悲壮与苍凉……历代才子不惜笔墨，尽情地挥洒着对秦岭的感悟。我的家乡就在秦岭山脉之中，是个不出名的小村庄。

一天，我登上村庄的后山远远望去，四周山岭连绵起伏，一片绿色的山峰，如同折扇般平铺开，仿佛一面绿色的屏障。山间美极了，层层叠叠，犹如一幅悠远宁静的油画。我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哇！清凉湿润的空气立刻沿着身体涌入，五脏六腑仿佛一下子被激活了，

到处透着舒坦。此刻那一缕缕白云，在山的头部、颈部笼罩，洒脱而飘逸，遮住了她的含情脉脉，遮住了她的倾国倾城，你猜不出她是一位冷艳的女子，还是柔情似水的姑娘。一条云雾盘绕的纱巾，留给我们的只是无尽的遐想。

下雨时，雨水越过小路，汇集到山涧的河流里，绕过田基边的一行柳树。忽然，两山间不知从何处泻下一道白帘，一只飞鸟划破了这份宁静。泉眼叮咚，溪流潺潺，四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。成群结队的鸟儿也被这美景所陶醉，竟一时忘记了扇动翅膀，低飞下来。

每逢秋至，家乡的山如同穿上了火红的衣裳，变得热情起来。路旁一丛丛淳朴厚重的红叶，将大山点缀得格外美丽。走进秋天的秦岭

山间，顿觉高远的天穹和弥望的林峦好似全被烈焰烘烤着一般，只把一缕寒光留给了喧闹的溪流。林间小溪映照着摇曳的红叶，清泉上漂浮着几片树叶，好像一叶叶小舟随波逐流。不时有一两片红叶翩翩落下，加入了缓缓流动的大军。不远处的山坳里稀稀落落处坐落着几户农家，襟山带水，青砖红瓦，犹如一幅古画。

大自然太美了，我爱我的家乡。（作者是商南县金丝峡镇初级中学八年级一班学生）



扇面 陈红卫作

